# 【记忆禁区】【作者：苏静】【完】

一、轻叩，记忆的门

月经没来已经整整三个月了。

看来，这次她是要从生命里真正地消失了，带走我作为女人最后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。

周末夏日的阳光，从薄纱帘后面透射进来，屋子里朦胧的亮光。我手里拿着抹布，微微弯下腰，在饭桌上擦来擦去，一个地方，轮番地擦着，频率越来越慢……明亮的玻璃台面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迟缓、满怀心事的女人。

不小心，看见玻璃台面反射出一张脸来……这还是一张标准的瓜子型脸蛋，几缕头发掩面垂下，眼神流转处，弥留着无需掩饰的风流态，那嘴角，那故作出来的笑靥，带着岁月流逝前的些许悲凉。手背轻轻拂过脸颊，才知，岁月真的带走了曾有的圆润冰滑……皱纹，是岁月于无情中，一笔一笔，不着痕迹地刻画下来的。

这时候，音响里适时地流淌起蔡琴的歌：

是谁在敲打我窗

是谁在撩动琴弦

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

渐渐地回升出我心坎

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

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

……

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

不时地回想过去

过去？我从皱纹的细微处，一丝一丝，把思想牵引，慢慢，慢慢，伸向记忆的禁区……我叫向兰之，今年49岁，X 市人民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。两年前，两年前开始，我的生活变得幸福而矛盾，迷醉而混乱，沉溺而自责……两年后，我能站在这阳光里，听蔡琴的歌曲，独自面对生命里的一点点消逝，用颤抖的、干涩到起了皴皮的双手，抚摸回忆的那段丝绸……任凭钩挂，任凭那片丝绸起毛、打皱……不忍心，又不得不，在我女人生涯结束的时刻，再次安抚一下。

女人的更年期，是个孤独烦躁、别人闯不进来，无法分担体会的时刻，是人生陷入衰老冬季前的一阵最强劲的，萧瑟的秋风，只可独自承受。

我想，我在那场秋风来临时，经历了这一生最后的一个带着露水的清晨。然后，我看见阳光将那潮湿的水分，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蒸腾到万里高空，直至什么也看不见，摸不到，仿佛都不曾存在过。

那滴露水，是上帝是菩萨、是各路诸神安排给我的，浸润我干枯的这一生的。

那滴露水，有个和我重叠三分之一的名字——方向东。

那滴露水，迟我23年翩翩而来，披一件尴尬的外衣。

方向东，顺耳顺口的名字。他第一次，是脆生生地从我女儿李音的口中说出来的。

女儿李音有天使的笑容，有天使般的职业，每天和幼稚的孩子们在一起欢笑做游戏，教他们儿歌，和他们说着可爱的重叠词——「回家家咯……」「洗手手咯……」「吃饭饭咯……」「做操操咯……」女儿真纯的样子，是我前一半人生中的启明灯，支撑着我走到逐渐变老的一天。

是的，方向东，是女儿的男朋友，是要成为女儿未婚夫，然后成为女儿丈夫的那个人。

我该怎样开启回忆的大门呢？

该怎样再一次在爱意的拥裹中面对灵魂深处的愧责与不安呢？

我停止擦拭餐桌的动作，缓缓地打开两间卧室的门，那相对着的两个门，可以看个通透的两个门……然后，一个人，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，手捂心口，以沉睡的姿态，以闭眼的怯懦，来回忆二、习性暗合

「妈，方向东，我男朋友，帅吧？」音儿一惊一乍地推开门，笑脸兮兮地拉起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就往我跟前推。

「阿姨您好。」男孩谦逊地笑着。亮紫色的T 恤，精干的短发，蓝色牛仔裤，一手拘谨地垂下，一手拎着个咖啡色的纸袋子。

「一起坐火车来的？路上累了吧？坐，坐，方……」我嘴里一边小声捣鼓着一句「方什么来着」，一边去倒水。

「阿姨，我来！我叫方向东，很好记，方向，就是方位位置的那个方向，东，东边出太阳的东，嘿嘿。」说着他从我手中接过水杯，放在茶几上。又问：「洗手间在哪？」

我指了指。

又对李音说：「我房间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有新毛巾，给他拿一个。」李音拿着毛巾站在洗手间门口，短短的头发侧面看起来像个假小子。这孩子，一向做事太有主张，很少有女孩子般的小鸟依人，就那一头短发，留了也二十多年了。不过，能带回来这样一个男朋友，还真是，出乎意料。

「阿姨，您也用护生的消毒液啊？」方向东一边擦手一边问。

「恩，职业病，别介意，那里也有普通的洗手液。」「没事没事，我在家也用这个。天生洁癖，嘿嘿。」说着，方向东去热水器那里接了两杯水，递给我一杯，递给音儿一杯。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放在地上的那个咖啡色的袋子。

「阿姨，第一次来，给您带了个小礼物，不知道喜欢不喜欢。我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给您挑的，但小音一直说不好看。」方向东一边说，一边小心地打开袋子，从里面取出一件深紫打底金黄大花的无袖连衣裙，正面衣领下是细长略经编织的带状流苏。

「喜欢吗？」方向东把裙子拎起来，比对着我的身材，偏着头，灿烂地笑着。

「不错。人老了，反倒喜欢靓丽的颜色了，总怕那些灰啊黑的，把这没有颜色的肤色衬的更暗。」我接过裙子，满心喜欢地摸着那大片花色。其实很少人能在色彩上大胆地选择，而又难免艳俗的。

「阿姨瞧您说的，您看起来那么年轻，您这年纪，就应该用亮色来陪衬，再说了，您和小音往一块一站，那是绝对的姐妹！要是从背影看，小音还不如您窈窕呢……她那一头短发，假小子似的，您这头发，要是不束成发髻，披散下来，绝对的长发美女。」方向东一边喝水一边说，眼睛撇着音儿不停地笑，我也被他逗乐了。

这个家，很久没有这么多人，很久没有欢声笑语了。自从十五年前丈夫李江雨工作调动到H 市后，我们就过着几乎分居的生活，他每个月最多回来两次，音儿起先跟着我，上了大学之后就基本上我一个人生活了。现在音儿又在S 市工作，我们一家三口，各自距离都超过400 公里。这次音儿说回来要迁户口去S 市，回来得住个几天，顺便带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看看。

「阿姨，小音说我给您的衣服花哨了，您不这么看吧？」「呵呵，买的挺好的，我身上这件不也玫红色的么？我这一生啊，还真就喜欢鲜亮的颜色，人生到了下坡路，心情有时候全靠着颜色来调剂了。」「那您太悲观了，真的。才四十多，还正年轻呢。不过，我也喜欢大红大紫的颜色，抢眼，激烈，热情，搭配好了，特时尚。」「年轻人是该这样。」

方向东灿烂的笑容像一朵花那样，绽放在青春的脸上。而那朵花儿，如向日葵追逐太阳一般一直面向着我。呵，女婿是要讨好丈母娘的吧，这孩子，挺乖巧。李音一个人在房间里翻东西半天了，也不见他过去帮个忙。

「你陪陪音儿吧，我去做饭。」

「阿姨我帮你，我在家特勤快，扫地擦地做饭洗碗洗衣服，都是我和我妈抢着做的。」「不用不用，我也没事，你陪音儿吧。」

「没事，阿姨您别把我当外人，您做饭，我打下手，现在好好锻炼锻炼，以后好跟您一样，宠着小音啊。」方向东说着就卷起袖子，跟在我后面洗手、消毒。

「和小音认识两年了？」

「嗯。感觉挺长时间了，长得感觉不结婚就要散了似的。」「把菠菜根摘掉，小音不喜欢吃……那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」递给方向东菠菜的时候，看见他手背上粘着一星点的菜叶子，轻轻拂去，方向东抬眼看我一下，腼腆一笑，也不说话，不像刚才那活泼的样子。

「这次回家，就是想听听您和叔叔的意见。」

「恩，你叔他下周末才能回家。你俩有多长时间的假期？」「小音估计没几天，我小音没告诉您啊，我自己开了家小公司，自己说了算，还是等叔叔回来，见一面再回去的好。」「也行。你俩的事，你俩多商量。音儿考虑事情不够周全，你多替她操点心。」「放心吧阿姨，小音一直说我比叔叔都惯着她。」方向东想起什么，嘿嘿地独自乐了。

「那就好，你知道，音儿自小和她爸呆的时间少，所以对你，可能会很依赖。」「这您算是说对了，她可真是天天烦着我，什么都要问我，所以怎么办呢，就是赶紧娶她回家咯，呵呵。」方向东的菜摘洗的很干净，至少洗过五次才递给我，每次冲洗的时候，都是手指捏着菜叶的角角落落，一仔仔细细地看，这一点像我，心中的好感倍增。丈母娘看女婿，还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呵……我笑了，真心替音儿高兴。

「你出去吧，剩下的我来，别弄一身的油烟味。」我推方向东出厨房。以一个医生的手感来说，他身体很结实。

做完饭，音儿和方向东端菜的间隙，我冲了个澡。是的，我有点洁癖，不太喜欢做完饭头发上的油烟味。

「妈，换上方向东送您的那件吧！」

「不行不行，那件得过水洗一下。」

我还是穿上了荷叶绿的睡裙。

「阿姨，绿色可不是随便谁能驾驭的好的颜色，您这身睡衣很显气质的。」方向东似乎又开始贫了。

「向东，你讨好丈母娘满殷勤的嘛……哈哈。妈，他嘴巴可真够甜的，您别被他灌迷糊了。」我笑着，坐下来，三个人一起用餐。

「阿姨，您那缕头发……」方向东微微站起身，帮我把没束上去的一缕头发往发髻上缠绕一下，不想，未干的头发稍掉下一滴水来，落在背项交界处，感觉，一个手指，很匆促地替我擦掉，微凉的感觉，我心里不禁打起一个颤。

不待我说什么，音儿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

「嗯……恩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……后天回去吧。」音儿看我一眼，又看看方向东，然后挂了电话说，「园长给我电话，说市里各个幼儿园要举办个舞蹈比赛，催我回去给孩子们排练，时间紧，我后天一早就得走……向东，你下午去给我买火车票，咱俩的事你就在家等我爸回来，和我爸好好说说吧……妈，我把向东交给您了，别给喂瘦了，我还是喜欢他结结实实的样子，呵呵。」音儿说着，捏方向东胳膊一下，方向东咧着嘴，嘶嘶地吸气。

「你有事就先走吧，小方你就住这里，做饭什么的自己可以动手，如果不想做，楼下卖什么的都有……我回老房子住几天，那边很多东西也要收拾一下了，你爸有时候回来喜欢住那边。」我淡淡地说。

「妈，您可真是的，给向东做几顿饭都不乐意……算了算了，向东，你自力更生吧。好好锻炼下厨艺，等我爸回来露一手！」音儿右肩一耸一靠，推得方向东身子斜了一下。

「阿姨，要不您还住家里，老房子那我住，我帮你收拾收拾？」「不用不用，那边你不习惯的。」

吃完饭，音儿和方向东进了音儿的房间。

音儿房间的门和我的卧室相对，看着关上的门，我笑了笑，推开自己的房门，在要关上的一刹那，听见音儿压抑的声音再喊：「别闹，别！别！」三、夜遇尴尬

睡不着。

李江雨说他下半年准备办病退，最近几年身体尤其不好，分居的日子也过的很累，想两个人磨合磨合，准备一起安度晚年。呵，晚年……五十还不到，他这么一回家，我就晚年了？

音儿也正式谈婚论嫁了，自己可不就老了么？或许该真的安度「晚年」了？等着抱孙子？帮女儿料理家务？

那还真不行呢，医生这个行业，我的年龄还是最好的呢，幸亏这个职业给了我一个社会角色的认同，时常觉得自己还是很被需要，很受尊敬，一点要退出社会舞台的感觉都没有。难道，要先在家里过早地老去？

唉，一晃三十年。

二十岁的时候，单位老大姐介绍的李江雨，说是技术工人，人厚道老实，无父无母，家庭简单。是的，婚后简单，无父母拖累，但是有了孩子，也没有父母帮忙……夫妻感情，怎么说呢，有了孩子就是个分水岭。他身体一直不好，但是人又太自尊，或者说太自卑造成了一种自尊的表象，从来不和我这个医生讨论一下自身的问题，一到晚上，总是有各种借口和理由先睡或者晚睡。孩子成了一种活道具，总是理所应当地睡在大床的中间……孩子上学了，大了，他便很快地调到外地去了……幸好，幸好我工作忙，也没闲暇时间过多地想这些事情。

可是，能说我心里不抑郁么？

崔副院长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，难道我就没有体会？王医生一直以来对我的怜惜，我就不知道？

人啊，遵守规则的人，觉得婚姻就是道闸门，既锁住了婚姻内的幸或不幸的生活，也锁住了婚姻外的情感困扰。

李江雨终于想着要回家了，是不是觉得我没需要了，才会坦然地面对我……但是，也该回来了，身体情况又不好，唉。

所幸，音儿有男朋友了，也可能很快结婚，我的人生任务已经基本完成……方向东那孩子，还真是有点眼力见儿，挺讨人喜欢……七月底的深夜，不开空调的房间，我辗转反侧，是热的睡不着还是？我不知道，很久很久以来没这么烦躁了……家里人多？我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吗？

胡思乱想着，手一摸脖子后面，想起那一个战栗来……方向东……那条裙子……何不穿来试试？

居然很精神地起床开灯。利落地拿出那件裙子，正经地戴上文胸，为了让体型更挺拔些。裙子是Dior的，面料丝滑舒适。很快穿上……穿衣镜里的女人，瞬间年轻了十岁！

我满心喜欢地托起裙摆，来了个转身。

这款裙子的领子我最喜欢，随意地垂搭下来，形成一个深V ，还隐约地能看见乳沟……我这个人，可以在感情上平淡甚至乏味一些，却从不在穿戴上亏待自己。也许，正是因为人生经历的贫乏，才会拼命用华丽的衣裳掩盖吧，想想，其实挺可悲的。

穿着衣服竟然不想脱下来，虽然明知道衣服还没洗……突然很想去客厅的大穿衣镜前走走。

于是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去。开灯。

孩子们已经睡了吧……我放松地在镜子前端详自己。

女人的岁月，就是在自己的注视下，一点一点流逝的，幸好，这多年来我的身材还不算走样，这衣服，说真的，比我自己买的都称心如意。

「吱……」我回头一看——天！方向东！他将房门开了个小缝，露出个头来，一个结结实实的对视！无法躲闪的对视！

我吓得眼睛一闭……不知道是吓的还是短暂的尴尬。

「砰」，房门又关上。

还好还好，那孩子没出来……我这个样子，这副臭美的样子……还不给孩子笑话死？！

心里咚咚地跳着，赶紧关了灯，快步回自己的房间。

「去，你先洗去！」

「哎呀，等会嘛，我脚脖子抽筋了。」

「你那会怎么不抽筋？真是讨厌，我说了不要不要的，那会使蛮力，这会又懒得洗，最受不了你这种人了！」「马上马上。」

「哎——向东，还别说，你金鸡独立这个样子，加上一条小NK，样子还蛮性感的，哈哈……」轻声推门进房间的时候，耳朵里，钻进这对小冤家的一阵对话，想想，自己脸也红了。

这算什么事啊？……难堪死了！

可是，方向东真是脚脖子抽筋了么？

4、如冰糖水化开

「时间来不及了！妈！我忘了带户口本，您给我找出来，我们这就回来拿！」电话里音儿的语气语调慌张焦急。

这孩子，总是急急火火的。我忙去她房间去找……嗨，不就放在梳妆台上么！

二十分钟后，音儿和方向东回到家里。方向东半跛着走路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拿出户口本给音儿。

「着急，上楼摔着了，膝盖磕了。」

「哦，那我送你吧。小向，你在家里吧。音儿，客厅那个柜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有医药盒，里面有碘酒，给他擦点吧。」「没事没事阿姨，她着急，送她回来再擦……对了，您也会开车？」「恩，年初刚拿到驾照，才买的车。」

「阿姨，我可太佩服您了，我还以为那车是叔叔回家才用的呢，音儿，你也不知道学学开车，阿姨都会了！」音儿瞥了方向东一眼，说：「我妈可是真正的内心潮人，我有你，有我妈，学什么车啊……呵呵，快走快走！一起送我！」我开上车，方向东坐副驾驶座。音儿坐后座中间，两个胳膊前搭，头挤在中间，一路都叽叽喳喳。

「妈，我户口都过去了，就算S 市的人了吧？S 市的户口贵着呢。」「过去了好，什么都方便，以后孩子在S 市受教育也很好。」「妈，还孩子呢……呵呵」音儿的手轻轻推了方向东的头一下，说，「那等我们装修好房子，你和我爸也搬过来住吧。」「我们还有工作呢，看几个长假有时间没，有的话，去看看你的们的新家。」「好。对了妈，你看向东膝盖都磕着了，回头你就照顾他几天吧，他可勤快了，基本不用你管，而且你上班回来，他准做好饭。」音儿又推推方向东的头：

「是吧向东？」

方向东笑笑，说：「我做饭还行。」

我没吭声。

火车站到了，送音儿到站台，方向东轻轻拥了音儿一下，音儿就上车了。

「我来开吧。」方向东从我手里拿走车钥匙。

「你腿没事？」

「没事，蹭点皮。」

X 市的交通近几年来已经很糟糕了，常堵车，尤其是来去火车站的那条路。不过小向开车的技术还真不错，快，稳，穿梭自由。很多种情境下我都以为过不去，不是闭眼就是手捂在唇上，可是，好奇怪，车子刷地就过去了，而且并不觉得左右摇晃严重。

「开车不错。」

「呵呵，我玩赛车的。小音和您没说啊？」

「哦……怪不得。你家T 市的？」

「恩。」

「那这次回来不打算回去看看？」T 市距离X 市一百多公里，很近了。

「回去呢，准备见过叔叔后再回去，也给我爸妈说下，本来以为能和小音一起回家呢……这次回来，也是休假性质的。」「哦。」

很快就到家了。

进门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句：「那你会漂移了？」果然，方向东笑了：「阿姨，您这问题问的很……小姑娘。我当然会了。」我一阵脸红。悄然不做声，赶紧去拿了碘酒，递给他。

「赶紧擦点，消毒。」

「恩。」

房间里一时间很安静。

我倒了两杯水，放在茶几上。

「阿姨，那您这几天就住这边了？」

「恩，过两天去那边收拾下。」

「行，到时候我帮您……晚饭我请您外面吃？」「不了，就在家简单做点吧。我做。」

「恩。」

「小音房间里有书，你想看电视就看电视，想看书就找找看……随便点，当在自己家，我睡会。」说完话，我回到自己房间，轻轻虚掩上房门。

过不了多久，小音的房门也吱吱呀呀地开了，估计他也去休息了。

我才慢慢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梦里，不停地不停地上楼梯，可是很费力地上去之后，发现竟然楼梯都没有扶手，而且上去之后难以下来，台阶突然变得走不通，或者陡然增高……郁闷着急中，我醒了。

打开房门，看见方向东在客厅沙发上端坐着，凝神看着眼前的玻璃杯。

「没睡？」

「躺了会，睡不着……阿姨，那裙子我给您过了下水。哪天就穿上吧。」我看向阳台，果然那裙子已经挂在那里，阳光穿透那色彩，十分明艳。

「你这……孩子，我自己洗。」

「没事，您那天把裙子仍在纸袋里，感觉都要被遗弃了的样子，为了让您喜欢，不浪费地穿上……呵呵。」方向东的笑，像冰糖，融化在热水里，有透明的漩涡逐渐散开……5、夜聊

吃过晚饭，方向东要帮忙刷碗，我拒绝了。这孩子倒乖觉，拿起抹布就去收拾餐桌。完了自己冲澡，换个大短裤，赤裸着上身，坐沙发上，开了电视。

「阿姨，一起看会电视吧。」

刚散开快吹干的头发，方向东就叫我。

没什么好电视节目，看了会，方向东把电视静了音，问我：「阿姨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」「什么问题？」

「嘿嘿……有点不好开口……」憨笑着的欲言又止，吞吞吐吐。

「说呗，都是自家人。」

「恩……还是，怎么说呢？」

「你这孩子，是不是夫妻生活那点事？别难为情了，阿姨我是医生，放心说吧，没事。」这孩子的囧样子，实在可爱，一边挠头，一边摇头，伴几下叹息，脸上还要有一些难堪的笑意，看的人实在不忍。

「呵呵，阿姨，还真是这问题……那我直说了啊，如果有什么不妥的，或者不该说的，您也就一并原谅了吧。」「恩，你说。」

「您感觉我和小音还好吧？」

「挺好啊。」这孩子，还是有些害羞，说话绕圈子绕的有些大，于是我接着说，「好是很好，只是你们都还年轻，结婚后不要着急着要孩子，多玩几年，因为女人这一生，美好的时间太短暂，所以要注意身体，不要随便怀孕，注意避孕。」「那基本不可能！」方向东有点着急的说。

「什么不可能啊？作为男人，你应该懂得节制。毕竟从男性角度讲，生理冲动更强烈些。」「阿姨，不是那个意思……呵呵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」方向东突然笑了，轻轻地抿着嘴笑。

「那是？」

「我说的不可能是，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几率怀孕，不说每次都会有措施，主要是，主要是我俩一个月半个月就那么1 次……我就是觉得这个，这个好像不大正常，我俩都还二十出头呢。」「不可能吧……」我也有些疑惑。

「真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问您，您是医生嘛。」「那……那是不是音儿太小，而你又不大懂得……不大懂得……挑逗？」「挑逗」两个字一出口，我就觉得腮帮子有些发烧，这个词，是不是不大适合两辈人一起讨论？方向东会不会在心觉得我……？是不是聊得尺度太大了些？我内心十分犹疑。

「阿姨，您觉得您女婿是智商不够还是情商不够？生活里都这么有情趣，那事还能笨？」看的出来，方向东也在调整自己内心的讶异，尽量做到平和平静。

「那你就主动一些好了，这事有那么难？」

「可是我觉得好难……」方向东突然直视我，无辜的眼神，有试探，有诱导，有迷茫。

「也许是音儿太小，这方面还没通，没有找到真正的感觉……你好好引导下。」我躲闪地说。

「怎么会不懂啊？」

「恩……恩，可能是刚开始做爱，所以才不懂吧。」话说到这里，已经要开始躲避方向东的眼神了……为什么要聊这些话题？我要不要即刻起身回房睡觉？

可是为什么，钟表滴答滴答地走，我却丝毫的睡意都没有？电视的屏幕闪烁着多色的光，屋子里忽明忽暗。

「不可能！她18岁跟我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了。」方向东倒是平静。

这话我实在不好应答，虽然他的问话里并没有责备我的家教的意思，然而我还是有些不安。

「据我的情报，还是前后有两个男的。」

方向东继续平静地说，那无关紧要的态度，像是在说「天晴了」之类的话。

「不可能吧？我一直管的很严的。」他的话还是令我吃惊。

接着他又徐徐地说出是谁是谁，在哪里等等。我有些尴尬。

「放心吧阿姨，我没处女情结，我说这些只是觉得对我们之间的这种状态感到不可思议，感情挺好的，为什么就哪方面……」「现在的年轻人……都想得开，和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了。」我感叹着。

「其实无所谓，大学生就是谈恋爱的正常，我理解，也从来没在我们之间提过各自之前的事情。」「哦……那这就是所谓的性伴侣了？好像现在的大学生，如果身边没这样一个人，是很没面子的？」「阿姨，呵，没想到，您还是挺了解现在的年轻人的。」我被他说的有些不自在。

「所以阿姨，既然小音在这方面有经验，就该是件很享受的事啊，怎么会……」「是啊，是件享受的事……」

这句话刚出口，我就觉得有些过分了……分明有了继续深入的意味……他不会觉得我……为老不尊吧？

「阿姨……您继续。」方向东欲言又止的，我感觉，他可能在内心惊叹……这么说着，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我的心猛地收紧一下。

时间不知不觉已是到凌晨两点，我不安地看了挂钟很多次，既希望不要再聊下去，又希望一直一直聊下去，我甚至担心方向东扭头看时间，他若看，必定是觉得要睡了……好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过这方面的事情，这么对等地、深入地、毫无芥蒂地聊过……也许我在病人面前可以侃侃而谈，可是在他面前，我有小心，有情不自禁，有倾诉，有教导，有安慰等多种感觉的糅杂……幸好，他一次时间也没看，身子也是不知不觉中扭过来，几乎要面对我了。

「恩……你呀，你要多调情，女人是需要带动的。」「阿姨，您放心，在这方面，我不在人前，但绝不落于人后。」「那怎么？」

「不知道啊，所以我才问您呢。」

我微闭双目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便无奈又似幽怨地说：「在这个家，你就忍了吧，也许，这是遗传呢……」这话说完，内心涌起一股悲凉意……

【待续】

????????19042字节

总字节数：117361